

翻译家周珏良研究

张白桦 范亚彬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摘要】周珏良是国内学术界著名翻译家, 常年在一線进行口译工作, 笔译实践方面丰富, 对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周珏良提倡的译述法和“提炼了的白话”等翻译思想也具有相应的研究意义。翻译家在翻译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 研究翻译主体不仅会促进翻译事业的繁荣, 还会对翻译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周珏良; 翻译家; 翻译思想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or Zhou Jueliang

Zhang Baihua, Fan Yabi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China, Hohhot 010080

[Abstract]: Zhou Jueliang is a famous translator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He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pretation for many years and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ranslation field. Zhou Jueli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like the combin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dictation and "refined vernacular" should be well-studied. Translator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subjects will not on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translation career,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Key words] Zhou Jueliang; translator; translation theories

近年来翻译家研究逐渐成为翻译史研究的热点。在翻译活动中, 翻译家处于中心地位, 翻译家研究不仅有利于跨文化交流, 更有助于文学领域的长期发展。虽然众多翻译家被研究和发现, 但仍有一些有价值的翻译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搜索结果, 我们发现关于著名翻译家周珏良的相关文献仅有一篇, 因此探讨周珏良的翻译思想、精神世界以及翻译作品十分必要。

周珏良从小生活在浓厚的知识氛围之中, 口语流利, 对中英文文化差异认识深刻, 留学经历丰富, 诸多因素造就了周珏良卓越的口译能力。周珏良常年笔耕不辍, 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 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体系, 这使他在翻译领域独树一帜。周珏良(1919-1992), 生于天津, 在1945年至1947年间任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 是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外国语言文学专家, 曾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中国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对周珏良的去世称道:“中国外文文学界和翻译界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们捧读遗文, 也就更感可贵了”。^[1]

1 跳出理论框架, 根据常识翻译。

大多数文学翻译追求“效果对等”, 也就是目标读者在读完译文后能够获得和读到原文一样的阅读体验。在翻译过程中, 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再加上读者不同的教育背景、社会经历、年龄和心智, 同样的译文会对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严格遵守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就如同“套着锁链跳舞”, 不仅会让翻译过程更加复杂, 也有可能使译文不尽人意。因此, 周珏良提倡可以将某些问题搁置, 译者可以先不从理论角度进行探讨, 而根据实际需要提出解决方案。著名翻译家谢天振先生提出:“就译者而言, 尤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 他主观上确实是在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 尽可能百分之百地把原文的信息体现在译文中, 然而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 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着差距”。^[2]周珏良认为:“固然实践有待理论来指导, 但即使没有完善的理论也照样可以有很好的

翻译作品”。^[3]例如,《水手毕利伯德》是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临终之作, 原文篇幅不长, 周珏良却在翻译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我们由此可以看到, 译文《水手毕利伯德》中所蕴含的周珏良的笔译翻译思想。

(1) A stroller along the docks of any considerable sea-port would occasionally have his attention arrested by a group of bronzed mariners, man-of-war's men or merchant-sailors in holiday attire ashore on liberty.

译文(1): 若有人在任何像样的港口码头上转一转, 不时就会看到一群兵舰上或者商船上放假上岸穿着节日盛装, 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水手。^[4]

“stroller”原意为“散步者”, 译文则为“若有人、、转一转”, 语义明确, 符合上下文逻辑, 而且名词动作化符合目标语言动作为主的特点。“bronzed mariners”原意为“古铜色水手”, 译文则为“黑红黑红的水手”, 考虑到目标读者的社会背景, “黑红”的描述词更为常见。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各民族语言上或者某种意象上的不同, 由于差异的存在, 周珏良认为译者应享有一定的自由度, 可以对原意进行些许调整和改变。周珏良对译文后半句文意顺序进行了调整, 逻辑合理, 行文流畅, 做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效果对等”。译文虽用词平实, 但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如奈达在功能对等理论中提出:“衡量一个翻译作品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就是检查译文读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将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加以比较”。^[5]

2 阅读是翻译的前提。

周珏良认为:“翻译说到底是一个理解原著的问题和一个在另一种语言里表达的问题”。^[3]阅读时应高屋建瓴, 把握全局, 要从原文的语义、语体和文体、审美特征上进行思考, 翻译时才会行文流畅、形神兼备。文学作品中的字和词带有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使译文达到最大程度上的“真”。文学是文字的艺术,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 译者只有在

充分理解文字的基础上,才能对文化转化做出完美的阐释。《蒙太古夫人书信选》是蒙太古夫人与亲朋好友的书信集合,周珏良作为译者,在译文中充分表达出了其书信直抒胸臆、亲切有味的特点。

(2) He is so scrupulous in this point, that he would not accept Mr. Wortley's present, till he had been assured over and over that it was a settled perquisite of his place at the entrance of every ambassador.

译文(2):他在这件事上对自己十分严格。渥物莱先生送他的礼品他坚决不收,后来说了又说,这是每一位大使上任时对他这种地位的人的照例礼数,他才收下了。^[6]

原文采用“so...that...”结果状语从句表明原句存在结果关系,译文没有添加逻辑连词,但通过语序和虚词体现了原意。译文“坚决”与原文“scrupulous”前后对应,体现出主人公廉洁守己的品质。“assured over and over”原意为“被保证了一次又一次”,译文“说了又说”表达方式口语化,符合书信书写特点,对于读者意思简单明了。此外“perquisite”原意为“额外补贴”,翻译为“礼数”不仅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更能体现出汉语背后的文化寓意。根据功能目的论连贯原则所述:“由译者产生的目标文本必须能够用与目标接受者情景相连贯的方式解释。”^[7]再次说明了译者须在完全理解全文的情况下根据目标读者来制定所适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3 提倡译述法。

周珏良研究文学理论多年,在文学理论翻译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译述”的翻译方法是周珏良翻译思想的具体体现。“所谓译述,是指一种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着力于把原意表达出来,可以增,可以减。可以夹译夹述的办法,用以翻译某些术语过多的文艺理论文章对一般读者最有帮助。”^[1]不同学术流派和批评家有各自的作品,自然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译述法首先强调对原文和作者的理论体系了然于胸,做到全篇把握,最后构思翻译策略和方法,消除文化差异,再现源语意图。译述法鼓励以读者为主,尽量引导原作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在原则上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具有读者意识,并同时发挥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

美国诺曼·麦克兰的《〈李尔王〉分析》的译本是周珏良运用译述法翻译的成功范例,译文读者不会因东西方思维逻辑的不同,文化背景互异在阅读过程中遭遇困难。

(3) Shelley and Keats had a maximum of aspiration but hardly a minimum of gift for plot and character, and even Browning, with his surpassing deline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dramatic monologue, could not make anything happen in a drama.

译文(3)雪莱和济慈都颇有雄心壮志,但在处理情节布局和人物性格上却一无才能,即使是勃朗宁,尽管擅长以戏剧独白的形式来描写男女角色的心理,也写不出一部都能活得起来的剧本。^[8]

“雄心壮志”和“一无才能”两词高度凝练,添加“布局”和“人物”之类的范畴词,使得译文更加贴近中文读者。“都能活得起来”属于中文特有表达方式,既能消除文化隔阂,又能打消读者疑虑。周珏良提倡译述法在翻译过程中拥有较高的自由度,要求对原文进行准确把握,但并没有拘泥词语的对应意思,而是根据语境和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语言转换并及时在译文中进行补充,达到“述”的效果。译文灵活而又符合中文的行

文习惯,也能让读者明晰原作的意图。

4 翻译要用“提炼了的白话”。

周珏良注重译文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没有一个译者翻译是为自己看的,由于众口难调,他提倡重要的作品最好有多个译本,促进翻译事业发展,又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原作。对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理解仅停留在字词方面远远不够。在当时那个年代,多数翻译家为了符合翻译界标准和要求,倾向于用普通大众的白话文进行翻译,然而周珏良喜欢用一种“提炼了的白话”,这种白话既是普通的白话又在一定程度算是书面语,不那么“白”,但也不多带文言的腔调,若原文有很突出的风格特点,也可以破格用别的方式来照顾一下。周珏良曾经译过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水手毕利伯德》,其译文语言就是一种“提炼了的白话”。

(4) And his cheek it was like the budding pink; I feel it stealing now. Sentry, are you there?; Just ease this darbies at the wrist, and roll me over fair,

译文(4)他脸上红红像花朵儿初绽;我觉得晒上来了,守卫,你在那儿吧?;松一松腕上的手铐,让我翻个身儿哟!^[4]

译文“红红”一词虽未在原文中体现,但在译文中犹如神来之笔,能够让读者轻松领略作者的意图。译文“花朵儿初绽”,虽没将字面意思直接体现出来,却采用更为立体的方式将“粉红色花蕾”表达出来。另外,周珏良善用语气词,“吧”和“哟”突出了主人公喜悦的内心活动。这些用语与平时用语相近,都称得上是“提炼了的白话”。

根据常识翻译、注重阅读、译述法和“提炼了的白话”是周珏良进行大量翻译实践后的心得,这些思想也有助于实践能力的提高,更有效地帮助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功能。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翻译家的作用不言而喻,我们不仅要铭记周珏良这样被忽略的翻译家,更要肯定以周珏良为代表的翻译主体作出的贡献,为今后的翻译史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王佐良.《周珏良论文选》序[J].外国文学,1993(02):86-87.
- [2]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12(02):33-40.
- [3]周珏良.翻译杂谈[J].世界文学,1990(03):284-290.
- [4]赫·梅尔维尔,周珏良.水手毕利·伯德——一桩内情故事[J].世界文学,1987(06):179-258.
- [5]Eugene Albert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6]玛·渥·蒙太古,周珏良.蒙太古夫人书信选[J].世界文学,1985(01):228-249.
- [7]陈静.浅析翻译目的论三原则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J].海外英语,2016(17):89-90.
- [8]周珏良.周珏良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张白桦(1963—),女,汉,辽宁沈阳,副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译介学;

范亚彬(1996—),男,汉,河北邢台,在读硕士,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笔译。